

三朝名臣言行錄

二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八之一

丞相申國呂正獻公

公名公著字晦叔文靖公之子以恩補奉禮郎中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皇祐初判吏部南曹同判太常寺召試知制誥亦辭不就除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治平元年出知蔡州神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知通進銀臺司熙寧元年知開封府數月還翰林二年拜御史中丞罷知潁州五年召還經筵辭疾差提舉嵩山崇福宮十年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元豐元年除翰林學士丞官改端明殿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五年出知定州徙揚州哲宗即位召兼侍講提舉中太一宮拜尚書左丞遷門下侍郎拜尚書右僕射元祐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四年薨年七十二詔贈太師申國公御書墓碑之首曰純誠厚德之碑紹聖中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又貶昌化軍司戶叅

軍元符三年復太子太保崇寧元年降授左光祿大夫書名黨籍紹興初乃追復贈謚云

公在潁逾年而歐陽公脩爲守初脩以公爲相家令子弟少有時譽待公良厚而未甚重也劉原父敞博學有高才王深父回好古君子也二人者皆寓潁公日與相從脩等稍稍愛公之學識其後脩入爲翰林學士薦公文學行誼宜在左右因數爲朝廷在位者稱公清靜寡欲有古君子之風及脩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文章之士脩以公及王荆公安石對

家傳

歐陽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正獻

公及張唐公王荆公韓持國欲以激勵風

俗又薦王荆公與正獻公作諫官

家塾記

公既中第詔叙次所業以進將召試館職公謙避終無所進朝廷知其意不復索所業令徑就試亦不赴故仁宗心重之及領南曹因引選人對便殿奏事畢帝謂公曰知卿恬退有顏氏之節時仁宗臨朝

淵默雖貴近亦罕聞德音公以小官對獨

被褒語

傳家

公爲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遽明出廳決民訟退就便坐宴居如齋賓寮至者母拘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爲常後雖年高貴重不少替單陋邦也公以愷悌爲政不嚴而肅轉運司輦乳香數萬斤配賣郡中公停之郡庫雖符檄督迫竟不爲強配

傳家

仁宗在位久天下無事一時英俊多聚於文館日食祕閣下者常數十人是時風俗淳厚士大夫不喜道長短爲風波朝夕講論文義賡唱詩什或設棊酒以相娛同舍有出任外官者即相率就僧舍爲盛會以餞之然際接必以禮平居非着帽垂紳不出廬舍公性安重寡言析理精微尤爲時流所敬間有笑譁踰度者公每以正色裁之皆信服不以爲恨老儒掌禹錫被服不潔清言動撲野多爲人所玩公獨未嘗以一語戲之禹錫至感泣衆亦以此益稱公之

盛德

傳家

貴妃張氏薨追冊賜謚以后禮葬公當攝事引輜聞有命即歸家稱疾中使挾太醫察視公堅卧不起竟獲免

傳家

差判登聞鼓院公自單州歸益研精講學無進趨之意嘗與王介甫相對而數曰今天下雖小康然堯舜之道知不可復行以故求閑耄將以遂其志

傳家

公既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粗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復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毋諱公因進講言弒逆之事臣子之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而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姦心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侍讀劉原父常退謂記言官曰當載之史冊以垂後世

傳家

先是上清宮火壽星殿獨存因以為壽星觀

至此十有九年詔建神御殿於觀中將自

禁中迎真宗繪像奉安公言都城中

真宗已有三神御而營建不已非祀無豐

暱之義不報

呂汲公撰
神道碑

英宗不豫久中外疑駭或謂朝廷將行永正

故事公一日因稟山陵事獨至中書見韓

魏公於後閣因密白曰主上方富於春

秋非素有疾徐當自平審如外人之言恐

君臣父子之間人情便不能安唯公靜以

鎮之則天下幸甚魏公頷曰正與琦意合

未幾

上疾有瘳

家傳

詔與司馬光同定學制而光前已獻議公即

獨疏其事大略欲請錫慶院為太學增置

講堂立管勾太學官一員專治規矩博士

八員分經教授管勾官及博士專委祭酒

司業舉任專以學術行誼無拘資考始入

學者為外舍滿歲較其經行升于內舍又

滿歲長貳學官較內舍之尤異者三五人

薦於朝廷覆試而授以官具為科條上之

不果行

家傳

英宗初親政公言

陛下以宗藩選繼大統

奉母后當極子道雖居深宮之中不以造

次廢禮則中外瞻仰天下幸甚上嘉納

之

神道碑

公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時上躬猶未

全安多不喜進藥會講論語至子之所

齊戰疾公因言有天下者為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須致誠盡恭不

可不

名御

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則於

興師動眾不可不

名御

至於人之疾病常在

乎飲食起居之間眾人之所忽聖人之所

名御

況於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

色近賢藥為宗社自愛不可不

名御

上欽

納其言又講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公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

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

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

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

之皇自恭德是也上知公意深切每改

容鞠躬如在車之式

家傳

公於講讀尤精衆謂語約而義明可以爲當世之冠 英宗嘗對執政稱其善與司馬光同侍經筵光退語人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煩

神道碑

自 仁宗末率以二月開經筵至重午罷八月復開至冬至罷是歲詔以九月五日開經筵至重陽罷公上奏曰臣竊以 國家置儒術之官設勸講之制蓋將以開廣聰明究古今理亂之要而求正身治天下國家之術非徒以爲縉紳之美談朝廷之虛文也今 陛下始初清明勵精圖治固宜親近儒雅漸以歲月猶恐未盡今若自五日開講至重陽祇是四日朝著聞之頗已疑惑若傳之四方則爲損不細臣願 陛下日御邇英以循 先帝故事則天下幸甚詔即從之後講論語將畢公以尚書備二帝三王之道尤切於治術乞候進講論語畢日進講尚書從之

家傳

理之舊制薦舉學官博士皆嚴其資格限以年齒公數爲論列冀稍寬其科條前後所薦學官如王回吳孜姜潛張載皆一世大儒王存顧臨爲元祐名臣常秩吳申黃履朱熹盛僑亦顯於世處士程頤隱居不仕公命衆博士即其家敦請以爲太學正頤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後王陶用孟醇爲學正亦遣博士致請於是諸生始知有聘士禮

家傳

南郊太僕卿升輅授綬 國朝陪乘皆差翰林學士無雜學士者至公始以直學士升輅

家傳

英宗自太廟赴南郊中途問今之郊輅與古之郊何如公對曰古之郊貴誠尚質今之郊盛儀衛事物采而已因言 仁宗郊祀徹黃道以登虛小次不入立壇下須禮成詔祝冊官至御名母與 上皆遵用焉

執政建議追崇濮安懿王或欲稱皇伯考公曰 真宗以 太祖爲皇伯考豈可加於濮王耶及詔下稱親公言於 仁宗有兩

考之嫌班濮王諱於天下公獨以謂當避於上前不當與七廟同諱
碑神道

御史臺官呂誨等六人以言事罷公言陛

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形於天下而誨等以言事去非所以風示四方爭之不能得乞補外任上曰學士朕所重未可去朝廷公復懇請家居者百餘日上遣內侍敦諭就職曰宜徐徐勸誘勿太迫也公起就職數月又乞補外三年出知蔡州神道碑

蔡所統十縣汝陽宰政事修公首薦之以爲十縣最於是屬吏人人爭自飭蔡多水泉因爲醴水以溉民田者數千頃故時軍營皆草舍率數歲一修且多火災人以爲病公至盡變爲瓦舍轉運使惜其財固爭之時公已被召爲晝夜督吏卒輦材用致役所事集而後去初至孔子廟殿宇圯壞會前守度材將以名廳事公命輟其材以修之郡人郝戴有孝行方壯歲棄官就養公薦之於朝詔復起戴竟不起傳家

神宗自在藩邸即熟聞公與司馬溫公名及即位首召二公爲學士朝論翕然稱上之得人傳家

御史中丞司馬光以言事罷公封還其誥曰光以言舉職而賜罷則有責者不得盡其言陛下雖有欲治之心何從而知安危利害於是內出光誥付閣門公又言誥不由封駁而出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乞正臣之罪以正紀綱上手批公奏因通英講獨留公以諭旨公請不已竟罷封駁事神道碑

神宗初御經筵公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爲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以好勇黷武爲戒傳家

知開封府時有內侍持龍鳳首飾入內東門聞者摘其事詔以付開封少頃復遣使追取仍詔開封毋湏覆奏公言法當覆奏而

後遣使人立廳事不肯去公持之益堅不得已復命於禁中竟覆奏然後遣貴近憚

焉

傳家

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言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夫衆人之言不一而至當之論難見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唯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唯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唯先格王正厥事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唯 陛下勉行之而勉

終之

碑神道

禮官欲用唐故事以五月朔御大慶殿受朝遂上尊號公以五月朔會朝與人君尊號皆非古典言曰 陛下方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陰長之月爲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 上從之遂竟 神宗朝不受尊號

碑神道

拜御史中丞入對 上語及西陲事公退而上奏曰臣早來入對 陛下論及夏國事宜臣竊以夏國既不肯全歸二寨故地則朝廷須至却留綏州向去必是難保誓約或至用兵然臣以事勢料之東常年幼國弱雖有黠臣爲之謀主亦未能爲國家深患唯當修嚴武備來則應之以逆待勞保無失利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仍慮向後或有邊境急奏乞朝廷靜鎮無致驚擾其後公去位未逾年朝廷果遣宰臣臨邊已而西征無功士卒內潰 上爲之責躬肆赦皆

如公所料云

傳家

公薦張載修身講學爲閩右士人師表且深知邊境利害 上特召對以爲崇文院校書公又言載老矣宜任之以事不報未幾差載就鞠苗振於越州公又言載賢者獄事非所以使之亦不從

傳家

公同知貢舉在貢院密上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且近世有

司考較已專用策論今來廷試欲乞出自宸衷唯以詔策咨訪治道是歲 上臨軒遂以策試進士

家傳

王安石東政置三司條例以商天下之財利又置提舉常平官於諸路爲歛散青苗之法以便民其實征利物議沸騰以爲非是公極論其不可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者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昔日之所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該說而助之會韓琦論青苗不便用其請罷河北安撫使司農駁琦奏議摹印以下四方言者或謂大臣不可輕詆摩執政反謂公有藩鎮欲除君側之惡之語於 上前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又改其誥以命之衆皆謂安石欲去公而加之罪也公初列館閣與安石友善安石博辯有文同舍莫敢與之亢獨公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出守常州求贈言公以四言曰莊守情密安石至郡寓書於公曰備客京師二年疵吝

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詬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也消吾於晦叔見之矣又謂人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東政公爲中丞安石冀其助已公既以公議極論其過失由此怨公至以險語中傷而公不屈也

神道碑○又家傳云公自二年十月

即奏乞罷制置條例司三年從之公自貢院遂論青苗錢法前後章十數不見從二月公奏乞解還職青上章待罪然 神宗待公素厚初無譴怒意願公言愈切乃論執政聽解言職四月五日除翰林學士兼侍講學士實文閣學士公上奏曰臣之義者既當言責而學不見用又不能避位而去則於廉耻之節全然墮喪其或朝廷既不能聽其言又不許其去則於進退群臣之禮亦爲差謬況臣已曾面陳實爲多病衰耗兼因論列時事乞補外任今有此命決不敢受於是落兩學士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先是三月十一日諫官孫覺見上論青苗事且言制置條例司取韓琦奏議錄其跡加以嘲毀板班天下非陛下所以待勳舊大臣之意如琦朴忠固無二日公唐末五代藩鎮強盛時豈不爲國生事耶後二日公政曰呂公著孫覺皆極言青苗法不可行且上謂執政曰韓琦非是上因面答韓琦安石不當鑄板初亦無難覺意也然既以不肯行縣事聽覺執政遂以覺語加公時舍人宋敏求當制政召敏求面受意旨使於制中叙韓琦事敏求以爲公石即取制草改之有曰此曾公亮亦因以爲不可安石即取制草改之有曰此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與對石即取制草改之有曰此深駭子思有言效朝辭不許入對令便赴所任公即十四日忽有旨放朝辭不許入對令便赴所任公即日行時孫覺尚饒舟成東覺來忠厚乃謂人曰韓公事獨覺嘗言及爾然後人乃知宋敏求語也宋敏求公在在中書與曾丞相平居竊語深不悅更張事亦

間為上言之及公力言青苗法二人乃相邀曰須獨
座得罪言當引去公罷五日趙公遂如約再上表
九七日而罷後歲餘希績自瀘州罷官歸過北都見
魏公謂希績曰前日紛紛特欲一發兩犯耳公又溫
公曰錄太介甫與陳叔親惠書諫多橫議故用晦
叔為中丞既而天下皆惠條例司為民害晦叔乃復
言條例不便介甫以晦叔叛已怨之尤深已而復
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時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
之惡介甫因用此為晦叔罪除云穎川次道當為告
詞介甫使之明著其語次道但云數奏失實援據非
宜介甫怒明日進呈改之晦叔素審謹實無此語咸
宜老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
折者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
之惡者矣上誤記以為晦叔也○又聞見鮮王
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
太平及薦申公為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
未半及薦論不同復謂有驛堯恭工之義荆公之喜
怒如此蓋孫覺華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
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
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入但記美鬚誤
以為申公也

公至穎時部使者皆新進年少輕銳能擊搏
爭陵鏢舊臣公一不與之較專以庇民為
已任會提舉官朱紘王穎議免役法集郡
官置局公密為申解因得少寬

家傳

彗星見詔求直言公疏曰陛下臨朝願治
日已久左右前後莫敢正言陛下有欲
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此任事之
臣負陛下也何以言之蓋士之邪正賢
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

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至不
肖其於人才既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
乖戾而不審矣古之為政初不信民者有
之鄭之子產是也一年而鄭人怨之三年
而鄭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茲
矣與人之誦亦未異於七年前也陛下
下獨不察乎

神道碑

十年二月差知河陽初公罷穎領崇福遷居
西都眾人謂公不見用於時當放懷山水
為終焉之計公曰不然吾於國家可謂世
臣且主上待吾不薄不幸為人所間退
就閑散豈吾所欲哉及王安石呂惠卿相
繼罷去果復起公三月公至河陽時役法
已定類多張虛數以取羨餘孟所統五縣
歲取於民者有募監倉庫人等錢三千九
百二十七緡而官未嘗募人實以軍吏代
役又有追償舊牙校重役錢五千五百緡
然至是所償已盡而取於民者遂為定數
歲輸之無已時公為括其數以告于朝請
一切蠲之以寬下戶之輸錢者詔付司農

竟不行家傳

熙寧四年申公以提舉嵩山崇福宮居洛買宅於白師子巷張文節相宅西隨高下爲園宅不甚宏壯康節溫公申公時相往來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時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天下騷然申公所歎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溫公程伯淳錢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不已願以詩解之曰二龍閑卧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申公鎮河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後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又以大學士知楊州哲宗即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溫公並相元祐如伯淳之詩云聞見錄○又呂氏雜志太或問二程先生以二公出處爲有優劣先生去正不如此呂公出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同馬公爭臣也不得不還處蓋自熙

宰初正人端士相繼舉伏上意常不樂以爲韓賢不肯爲我用故正獻公求在京官祠以明不然上大喜

通英進讀 上留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

之旨公問 上曰堯舜知此道乎 上曰

堯舜豈不知公曰堯舜雖知此而常以知

人安民爲志 上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

遇臣下公曰太宗所以致治者以其能虛

已從諫耳 上臨御久羣臣進說罕能出

上意至聞公言儼然加敬信

神道碑

澶州曹村埽決河復塞公因進規曰臣伏見

昨來澶州曹村埽決潰全河衝注山東

聖心惻然即議閉塞奮自獨斷出於羣疑

功未踰時而有成惠不閱歲而尋弭雖上

下竭力遂濟登茲寶由 陛下有至誠憂

民愛物之心天相神助殆非人力以此見

天道聰明日監在下棐忱輔德遄應不遲

爲人上者可不欽畏恭惟 陛下聖德仁

厚出自天性臨下御衆有日月之明天地

之量誠非九庶庸妄所能臆度以至近日

數起詔獄逮繫頗衆有司極於鍛練羣下

無不震恐比至臨決多從末減昔于公一郡之獄吏耳猶以陰德有報光大子孫況萬乘之尊六合之廣布德施惠固宜受福無疆施及萬世然臣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上奉天下接人加精致誠執要行簡道高百王而謙以自牧學貫六藝而虛以受人雖威肅羣品不得謂下絕欺誣雖智燭輿情不得謂事無壅蔽親賢士拒任人必有忍以濟事功推內恕以及人物于以崇起忠厚保合泰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于祿百福子孫千億者蓋將以類而應臣以無狀獲備近列竊慕古人將美盡規之義惟陛下下財幸七月公入對上迎謂公曰覽卿所奏深得近臣盡規之義時獄犴寢蕃而上繼嗣未廣公辭順而意切故上深納焉

傳家

初公自河陽入朝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歡抃咨嘆慈聖光獻

太皇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門也中謝日有司供具諸執政皆集內出酒果餼饌豐腆珍異就宴賜之侍史竊視其器皿歎識皆有慶壽宮宇然後知賜物乃光獻意也時富韓公司馬溫公皆在洛聞公登樞富公寓書爲慶曰公之名德聞于天下然嘗以直道迂執政士大夫未敢遽望登進忽報拜命出於事外人甚驚喜此得於輿論非敢佞也司馬溫公亦以書遺都下友人曰晦叔進用天下皆喜以爲治表聞其措力辭光不敢致書君宜勸之早就

職傳家

公既就職後數日樞臣奏事畢獨留占謝因奏曰臣老於閑外蒙陛下收之桑榆唯知拳拳納忠以報恩遇自熙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例爲小人排格指爲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此非國家之利也願陛下加意省察上曰然當以次

收用之傳家

上初即位韓絳即建議復肉刑至是復詔執

政議公以爲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
辟不可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譏吳充議復
置園土衆以爲難行王珪欲取開封死罪
囚試以劓則公曰劓而不死則肉刑遂行
矣議竟得寢

傳家

詔以程顥同判武學諫官李定以顥常爲御
史論新法言而罷之公上疏曰臣向蒙擢
在樞府中謝之日不敢縷陳細故輒論及
判別忠邪之道頗蒙開納蓋今日公卿士
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同否然其愛君許
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多其唱和雷同
承迎附會而姦言汙行卒爲陛下所照
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易未知而士亦不
可忽也況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
身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疏通且
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
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
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
未爲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
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

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謹說珍
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正向公之士愈難
自立矣

傳家

初公因陳世儒獄事被誣請囑或謂公以輔
弼掛吏議當隨事自承不宜有所陳公曰
不然自古公卿大臣遭枉濫而不能自直
者皆不得其時也今吾生治世事明主近
在帷幄之間一旦被誣而不能申理則四
方踈遠之人何以自明將恐治獄者狃以
自強被罪者望風畏却一羅苛問例自承
服致朝廷有濫罰之譏罪乃在吾而不在
朝廷也

傳家

上以慈聖既升祔大推恩於曹氏凡進官被
賞者二百餘人且欲以侑爲中書令公言
正中書令自宋興以來未嘗除人況不帶
節度使即宰相也非所以寵外戚乃以節
度使兼中書令公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
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等數事
而已上深以爲然時王中正宋用臣等
任事故公假此以諷上既退薛恭敏公

向歆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汙流決背

傳家

謀告夏幽其主秉常 上對二府議大舉兵

以伐之公曰如謀者所告則夏人誠有罪

然 陛下欲興弔伐之師未審以何人爲

元帥未得其人則不如不舉五年四月公

以西師無功奏曰外奏皆謂王中正宜正

典刑會改官制以王珪蔡確爲左右僕射

翌日公上奏乞解樞務或謂公曰今官制

新行所用爲相者或素出公下又樞府方

以二負爲制而公與孫公固韓公縝爲三

人有溢負 上以是詔未用二負之制今

公遽去得毋近於躁乎公曰所謂大臣者

病不能以義進退爾遑卹其他哉章繼上

面請尤切乃除資政殿學士出爲定州路

安撫使及永樂城陷奏至 上特開天章

閣對輔臣曰邊民疫癘若此獨呂公著爲

朕言之他人未嘗及也

家傳○又記開云高遵裕既罷歸元豐五年李

憲請發兵自涇原築寨緒前直抵靈州攻之可以必取詔從之先是朝廷知陝西困於夫役下詔論民更不調夫至是李憲陳督轉運司復調夫以饋糧以軍資爲名日給錢二百仍使人逼之令受資詔若乏軍

興新都運使以下民閒騷然相聚立柵於山澤不受調更往縣賦之解州知縣以督之不能集知州通判自詣縣督之亦不能集命巡檢縣尉過之則執挺欲闕州縣無知之何士卒前出塞凍餒死者什五六存者皆惴惴無關志倉庫蓄積皆竭軍目莫敢言獨西京留守文潞公上言師不可再舉 天子遂辭謝請解機務即除知定州會內侍押班李舜舉自涇原來爲 上泣言必若出師聞中必亂 上始信之召晦叔對券之舜舉詣執政王禹玉迎以好語悅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憂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邪聞者代爲王條數

公至定州謝表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

敢弛備以曠官人人傳誦以爲據實云是

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趨時者爭獻

北伐之策公至定武即爲上言中國與契

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軍素有

節制唯宜靜以鎮之保甲法新行被邊皆

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聲達於虜

虜搬邊郡以爲生事違誓約 上委公處

其事公即上奏以爲遣邊人習戰法於境

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專以

舊弓箭手法從事不聽時以教保甲修城

池建大倉中使旁午於道公預戒有司謹

勅餽勞然公素靜重寡言接對有常禮無

假借以是至者多不樂承受陸中被中旨
市絲五萬兩供尚方已而復獻計增市詔
以付定州公上言日前所市者皆先期給
緡錢故民力猶可辦今已涉夏民間漸就
機織若再行收市人將受害 帝悟即詔
公寢其事中又受旨專董倉役日使人持
挺立城四門民有以車乘輦薪蒸鬻城中
者皆疆致之倉所以供陶甃城中幾廢爨
公命擒中所遣卒盡杖之一城歡呼公之
未至也中受命經始倉役即壞民居毀僧
舍民有世葬於倉西者中故築垣直界其
域中民號泣發其墓持喪而去其所占地
蓋廣矣然不足於素慮者猶三百五十二
楹中因請別度地建小倉以足之公曰今
二大倉所受已不貲又益一倉徒費公私
無益也奏罷之中既數被沮六年遂奏定
州差驍武卒護送罪人違所降就配法公
坐是降正議大夫先是朝廷所欲更張類
出於邀功生事者之言多非公意唯州城
興築且四年僅成一面公曰定河朔衿喉

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日新又新以至于大治者學之力也臣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居月餘除執政遂倚以爲相神道碑云今上即位正獻公初自華陽召還經筵至之日上書言十事皆據經直言不爲浮辭虛說其論薄斂之畧曰昔鹿臺之財鉅億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仁主當務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又上蔡語錄云申公初召還上十事如徐鉉質論初成每篇數千字後刪政極簡不止可用於當時爲君之道幾無出此十篇可爲人君座右銘

太皇太后遣使問公所欲言公奏曰先帝即位之初臣爲學士令臣草詔以寬省民力爲先既而秉政者建議變舊法以侵民爲意其言不便者指以爲沮壞新法一切斥去之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陛下既深知其弊誠得中正之士使講求天下之利害上下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又曰唐德宗拒諫幾至覆國今兩省諫官未備三院御史主察者不許言事恐未合先帝本意後卒施行神道碑

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乞事干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爲令神道碑

初執政三五日一集都堂長官專決同列多不與議及公秉政非有故日聚都堂遂爲故事神道碑

公始與司馬光輔政於是共推本先帝之意蓋欲鞭笞四夷以彊中國阜蕃邦財以佐其費有司奉行失其本旨先帝固嘗患之矣故欲更而未暇與已更而未定其詔墨記言具在而可考者有若干事若詰青苗之害則曰常平泉穀以禦水旱而貧散以求利至十之七八國失拯救之備而民之責償被笞箠者衆責與利之弊則曰大傷鄙細有損國體戒用兵之失則曰南安西師兵夫死傷者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救官制之滯

則曰更新官制以覈正吏治至今頒行無緒有以啓寵四方貽譏後世於是二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損保甲教選以便農作除市易之令寬茶鹽之禁賜邊砦贖亡民和戎於是民謹呼鼓舞以爲便而沮議者上則大臣下則用事之小吏蓋不可勝數司馬光既卧疾于家公與數人者同救其弊

太皇太后爲去其

異議者然後定

神道碑○又家傳云太皇太后間論執政曰民間養保馬甚

以爲苦宜早罷之臣民所言新法之不便於民者亦宜以時施行吾於大行母子也夫大行所立之法苟民聞不以爲便當備至公豈可不改又曰爲政莫如至公至公則人無不服又出士庶所上封事數萬通指政府公意以爲法之害於民而不合於民先帝本指者當以次更之使觀聽不改而實利及民而溫公時已病不能朝自以當二宮大任恐一旦殞謝無以自効於是奏疏相屬力疾入對意切語峻未逾年而更張幾盡○溫公病中與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壯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抱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黜黜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雖踐則入彼朋友付今日屬於晦叔矣○又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遠非致忠直諫速讓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不識晦叔以爲如何

公與溫公同奏舉河南鄭士程頤乞特加召

命待不以次詔以爲潁州團練推官國子監教授不就又以爲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亦不就已而召對便殿拜通直郎崇政殿說書乃受命議者譏頤辭卑而居尊及在朝廷以天下自任好論說政事褒貶人物俗士好進者嫉之若讎竟不能自容而去

傳家

公上奏曰臣竊以自古治戎之策雖三代之盛亦不過來則禦之去則備之爲備之道莫先於積穀臣嘗任定州路安撫使河北沿邊大約有十年糧蓋令商旅輸粟塞上而筭請錢貨於京師故能致此豐羨訪聞西陲自兵興後至今所儲軍糧只可支一二年若緩急更添屯軍馬何以供之乞令陝西經畧司與轉運司同共廣作計置使沿邊皆增及五年之蓄如此攻雖不足守則有餘兵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乞賜裁酌施行從之

傳家

先是司馬溫公上疏論免役法五害乞變從舊法詔付三省施行蔡丞相建言此大事

也當與樞密共之公上奏曰臣竊尋故事朝廷有大論議多選近臣定奪欲望選差三數人詳定聞奏仍擬數人以聞詔以呂大防韓維范純仁詳定專付三省不復令密院預議初溫公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人以代然東南及兩蜀諸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賤役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公聞其弊即令一切聽募雇民情

大悅

傳家

溫公在門下省建議天下案牘有不應識者舊皆放罪無以懲謬妄請悉勘劾溫公意欲州郡各衙聽獄而官吏苟避譴罰自是雖有疑案皆不上及公爲侍郎乃請官吏案後帖放如舊制迄今遵用焉

傳家

自官制改盡廢三館直官校理繞校書郎正字數員爲職事官至是乃盡復舊制召試學士院唯策問古今治亂之要不復用詩賦尚書省六曹遍置郎吏而不計事之繁簡或案牘填委抵暮不得休或終日無一事而俸賜均等公以爲非宜乃省閑曹十

九員定爲三十五員

傳家

御史彈奏駕部員外郎賈種民素無行元豐中任大理官爲蔡確鷹犬專中傷善良詔黜爲通判公面奏曰方種民爲獄官臣亦與被誣今臣在相位而種民得罪恐所懲者小所損者大非所以示天下乃寢前命門下韓公奏曰種民醜惡衆所共知奈何以公著故屈朝廷公議公復爲請乃除知臨江軍旣而又以臨江僻遠改知通利

軍

傳家

內出手札云向者朝廷講求法度務以愛民而縉紳之士往往不原朝廷本意速希功賞有誤使令殘民蠹物久益知弊至使羣言交攻不已其罪顯者已行譴逐自餘干涉之人自今更不追劾可倣此意作詔布告中外咸使改過自新各安職業議者或咎公持心太恕今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爲異日惠公曰爲治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傳家

初二聖首從公言闢言路自是臺諫官章疏